



□张培芝

有人说:我们可能是孝敬父母的最后一代,也是被独生子女抛弃的第一代。

独生子女就像太阳,所有的长辈都像行星,时时处处围着“太阳”转。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认为自己舒适才是硬道理。等到父母年老体衰,或生病住院,需要独生子女牺牲时间、精力和金钱,反过头去照顾时,他们就觉得难以接受。延续几千年的“孝”文化,或许就此画上句号。作为独生子的母亲,我该如何进行“孝”的接力呢?

首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孩子心里种下“孝”的种子。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教他认识甲骨文里“孝”,这是个会意字,是一个小孩子搀扶着拄拐杖的老人。我教他朗诵《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我教他品析孔子对“孝”的看法,“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魏源说:耳濡义方之灌,若罔闻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亲于言教也。

大意是,老师和朋友的教导在耳边唠叨,就像没听见似的。可亲眼看到别人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却感到敬畏,这是因为身教胜于言教啊!所以,想培养孩子的孝心,除言教外,更得注重身教。

很久以前,我婆母就去世了。在乡下小屋里,没有蚊帐,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还没有床铺。我爱人就折在单人沙发上,度过一个个难眠之夜。痱子挤成疙瘩,覆盖了整个后背,摸上去和沙粒一样粗糙。他就这么过了三年。当时儿子还小,没法给他讲清楚这件事。现在他姥爷病了,我就把儿子也带去了,让他体谅照顾老人的辛苦,感受父辈的孝行。

父亲又被推进手术室了。我们惴惴不安地守在外面。大哥就站在手术室门口,支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儿子心疼了,走过去说:

“舅舅,您先去那边坐下歇一歇,我在这里守着。一有信儿就冲你招手。”

“不行,那里太远,我就在这里守着。”大哥说。

其实门口离着座位不到十米。手术持续了八个小时,大哥在门口站了八个小时。

父亲本来脾气暴躁,久病之后,尤其做了多次手术后,感觉再没有康复的希望,显得极其任性。有时黯然流泪,有时大发雷霆,好多次当着全病房人的面,扔掉我大哥削好的水果。他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可就不困了。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要起来,一会儿要倒下,一会儿又要翻身。大哥本来就睡眠质量差,现在更是严重不足,走路都晃荡,站着都得靠着墙,说话也声音嘶哑。儿子实在看不下去,就对舅舅说:

“我姥爷怎么这么任性呢,他是病人不好受,可是伺候病人的健康人就好受吗?”

舅舅笑笑说:“我们小时候也都很任性,父母也没抱怨什么啊。父母养我小,我养父母老。”

说完就去给父亲喂水喂

# 「孝」的接力



饭,端屎端尿。就连父亲下楼,大哥都得走在前面,用手摸着栏杆,怕冰着父亲的手。

六个月后,父亲出院了,回到家还得躺在床上静养,吃喝拉撒需要专人照顾。我们都有工作,当农民的大哥就承担起了全部。夜里每隔半小时,他都起身问父亲想喝水吗,想不想解手。有时父亲想大便,还不想在屋里,大哥就抱着父亲出去,再抱着回来。母亲想凑上去帮忙,大哥总是让她走开:“娘,你到那边去,别熏着你,你的胃受不了。”

躺在床上的日子里,父亲闷得慌,想听单田芳的小说。哥哥就想从网上下载。可他年近七十,也没学过拼音,不知道该怎么“让字蹦到屏幕上”。于是大哥拜邻居一小学生为师,剪了很多小方纸片,写上小写字母,贴在键盘上学拼音。听他把“guang”拼成“筐”,谁听见都笑。在“嘲笑”声里,大哥学会了拼音,学会了使用搜索引擎,学会了下载到优盘,再把优盘插到播放器里,让单田芳的评书在父亲枕边响起。

又过了两个多月,父亲能拄着四脚拐杖,在院子里挪动了。大哥怕父亲闷,就在大门外放张床,铺得软软活活的,天气晴好的时候,就把父亲抱出去。有时天气突变,大哥就顾不上开着的窗户,顾不上房顶晒着的粮食,跑过两条街来抱父亲。他把父亲抱到大门洞里,又嘱咐道:“要是真下了雨,你们就赶紧躲起来,这些床啊凳子啊,淋着就行。”

前段时间,父亲的病渐渐好了,想出去转转,想下下饭店。于是我就和儿子一起,带着父母去灵岩吃炖鸡。因为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和大哥说。大哥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声调有些慌张,听到说是去吃炖鸡了,大哥很激动:“去吃吧,去吃吧。”

儿子听到后笑着说:“你听我舅舅那口气,和哄孩子差不多。”

那顿饭吃得并不好,父母回去抱怨道:“那鸡,炖得不行!哪里咬得动!白花钱!”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大哥就去集上买了一只小公鸡,回来支起炉灶,用木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大哥就去集上买了一只小公鸡,回来支起炉灶,用木柴

## 荡漾在屋顶上的湖光

□岳柳汐

老师说希望我们写点什么的时候,我脑中浮现出的景象竟是夕阳下的百花洲。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草席上,抬头,发现木制的屋顶上荡漾着金色的波纹。我感叹那些灵动自在的光与影,瞬间迷失在幻境。窗外的池水在晚风里被吹皱,揉碎的一片好湖光,就洒在了我们的屋顶上。遂以“荡漾在屋顶上的湖光”为题,记一组我与射圃诸君的故事。

### 灵魂之友

我和佑君是在射圃认识的。我是认生的人,熟悉了一个四大侠,对于其他来射箭的人,也就不那么放在心上了。所以虽见过几次面,也未说过太多话。

有一次休息,我照例放空了脑袋,发呆。佑君突然问我:“你看小说吗?”这一问,可坏了,两人长年累月封闭阅读所积累的才思,哄地一声涌上堤坝,瞬间决堤去了五百里之外。从魏晋曹丕论文到元白二苏李商隐刘禹锡柳永李贺王维裴迪到陈维崧徐紫云李渔品花宝鉴再到网文,三千年的文学被我们说了一通,快哉快哉!于是激动地握手,知音难得,相逢恨晚。若要谈起我们后来在文学上的交流,她对我文学创作的启发和鼓励,则又能另写一篇长文了。

佑君每次射箭都会带吃的来,我们这群馋虫大有口福。夏天,她也不辞辛劳,背着弓,手里还提个十几斤的大西瓜。佑君在毕业前,通过了三品考试(那天我们也吃了不少她母亲从云南带来的零食)。弓道品级考试的制度,虽非弓东所独有,而先行者,未必不是弓东。三品考试有礼乐相合的形式,礼,不论是在日常还是考品里,都是贯穿整体的;乐,化《梅庵琴谱》所录琴曲为射礼所用,是下了心思的。

### 神秘武将

我和大邦很早就认识了,他的神秘之处在于明明身为“大师兄”,却很少在射圃露面,所以未说过太多话。另外,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大邦的邦是哪个邦,他的真实姓名是射圃墙上贴的那个,还是平常我们念的那个——或许这不重要。

我想跟四大侠学“舞剑”,他说:“你去找大邦,都是他教我的。”这么一说,大邦更加神秘了。于是在我的日夜企盼之下,有一天,四大侠终于带我去跟大邦学真正的舞剑了。大邦玩兵击,在我这外行看来,就是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拿着很重的剑,打对方的运动,是很消耗体力的。我拿着剑和大邦对打了一下,觉得没劲,就要他教我“舞剑”。我说:“要看起来厉害,眼花缭乱,花哨。”又表演了一段四大侠教我的雕虫小技,以示决心。

然而,我是没怎么学会的,觉得寒光闪闪的剑好玩,后来对着镜子自我陶醉去了。但总归是完成了一桩心愿。

大邦一看就很有精神,有股浩然正气,有股学武之人的敏捷精悍,文学之人通常没有。他的工作与教育有关,和小朋友打交道,是需要爱心与耐心的。奇特的是,我与大邦在射箭上无甚交流,却在其他领域颇有可说的。之前关于短视频的制作,也请教了他不少问题。近来大邦骑摩托,我又跟他成了摩友。

追逐风与落日,不亦乐乎?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一学生)

## 升学随份子,此风当“刹”

□方金明

我是一名教师,暑假的一个周末,在朋友圈中看到了同事举行婚礼的现场照片,大家纷纷点赞发送玫瑰花,祝愿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既没有“随份子”,也没有吃吃喝喝,一样表达了美好的祝愿。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了2005年刚上班时的一段经历。

当时学校集资建房,8名同事集体乔迁新居。大家纷纷随人情,作为一名“新人”,我随的最少,每人100元,刚好一个月的工资,连续在同一家饭店吃了8场宴席……从那以后,每年9月开学最重要的就是准备好红包,打听一下某某同事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大学,在谁那儿上账,唯恐漏下了哪

一位的“升学宴”。作为一个有几百教师的大学校,婚丧喜庆、大事小情,每年的人情来往都是几千块钱,因为人情没少出现矛盾笑话,大家真是“痛并快乐着”。

自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各级党委政府狠抓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学校严禁领导干部、党员在婚丧嫁娶中随份子,号召全体教师破旧立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生育、升学、乔迁等喜事一律不办。大家的祝福从红包、宴席慢慢变成了短信、微信。移风易俗既发扬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和谐了同事关系,净化了校园风气,解决了老师们心中的“难言之隐”。

(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教师)